

槐花香甜 是好日子的味道

春季,晨光初醒时,我总爱在省会槐北路的悬铃木下驻足。树上的嫩芽像婴儿攥着的小拳头,在春风料峭中怯生生地舒展。老邮差骑着自行车走过,车筐里露出《燕赵老年报》头版的标题。

这条路上有一家老百货公司,枣红色的外墙已经褪色,四楼整面的玻璃幕墙却焕然一新,映照着斜对面的地铁站。穿西装的年轻人鱼贯而出,咖啡香中混着“正定新区”的只言片语,与卖缸炉烧饼的老张头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他经常开玩笑地说:“我这炉子比古城的墙砖还老哩!”缸炉烧饼在

铁鏊子上滋滋作响,溢出香甜的麦香。

正午,沿着地铁一号线往东,崭新的楼宇如琴键次第排开,商务区的阳光在钢构间折射出彩虹。拐进范光胡同,彩钢板屋檐下藏着一家老照相馆,橱窗里摆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幸福摩托。穿旗袍的店主一边给客人修底片一边说:“这光影多像棉纺厂老筒子楼的天井。”

暮色初临时,和平路高架成了光的河流。在车灯拖曳的轨迹里,我恍惚看见了多年以前这座城市的模样。如今,塔吊群在暮云下舒展钢铁枝桠,建

设大街上,梧桐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讲述耳闻目睹的故事。

有一位退休的铁路工人常在民心河边散步,他的马扎边上,经常放着一本《寻找平山团》,书页里夹着多年前的火车票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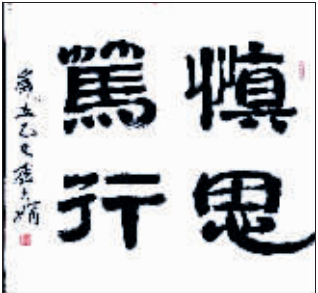
夜色渐浓,电视塔的激光束划破天际。24 小时书店的暖光里,穿汉服的姑娘在临《赵州桥》碑帖,隔壁桌的程序员指尖在电脑键盘上跳跃,恍若常山战鼓的变奏曲。

我常在晚上登上解放广场的大石桥。老火车站的钟楼依然恪守时辰,新客站的穹顶如白玉兰绽放。高架桥上的列车,载着五湖四海的旅客,驶向城

市乡村的万家灯火。

槐花即将飘落时,老邮差的自行车筐里装着红色请柬。正定古城的婚纱影楼,新人唐装上的缠枝莲花纹,与古城的景色遥相呼应。

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如今仿佛成了时代的动车组,正迈开矫健的步伐全速前进。当我在城市规划的全息沙盘前,看见滹沱河的碧水将历史与未来调成渐变色,我忽然明白,所谓城市新画卷,就是中山国陶片与光纤电缆的深情对望,是每个清晨老槐树抖落露珠时,又在年轮里藏进了好日子的秘语。



慎思笃行 卢大娟/书

绚丽的五月

五月,是大自然的调色盘,绿意盎然,繁花似锦,美不胜收。阳光洒下金色的光辉,温暖每一寸土地,每一缕空气。

田野里,麦浪翻滚如绿海,金黄的油菜花似繁星点点。微风拂过,花香四溢,那是大自然最甜美的馈赠。

山间,杜鹃花热烈绽放,红的似火,粉的似霞,它们在绿叶的映衬下,更加娇艳,更加动人。

五月的天空,湛蓝如洗,白云悠悠,飘飘荡荡。鸟儿在枝头欢快地歌唱,它们的歌声清脆而悠扬。

五月的河流,清澈见底,鱼儿在水中欢快地游弋,波光粼粼,闪烁着光芒。河边的柳树,垂下柔美的枝条,像是在轻抚着大地的脸庞。

五月,是生命的狂欢,是希望的绽放。它用绚丽的色彩,描绘出一幅最美的画卷,让我们沉醉其中,久久不愿醒来……

郑显发/文

诗歌集萃

欢度五一

段银贵

欢庆五一红旗扬,
歌声嘹亮传四方。
劳动织成彩锦卷,
辛勤描画绘理想。
千家汗水浇新梦,
万里耕耘华夏强。
戮力同心创伟业,
生活美满乐无疆。

五一感怀

柴运强

春光明媚彩云红,
华夏五一展盛容。
崇尚勤劳匡正气,
鲜花美酒献英雄。

东方筑梦新时代,
万众同心腾巨龙。
国运昌隆兴伟业,
千秋史册记丰功。

致老年大学书友

陈龙书

鹤发童颜入学堂,
精神矍铄喜洋洋。
良师指引丹青路,
先哲书传笔法章。
默默修成健康体,
悠悠练就好风尚。
欣喜生活好时代,
尽享天伦乐夕阳。

注:健康体,指
学书法可强身健体。

劳动者颂

申德明

天下何事最光荣?
首屈一指是劳动。
万丈高楼平地起,
千里沃野五谷丰。
蛟龙潜入入深海,
神舟飞跃邀太空。
劳动创造新世界,
真正英雄是群众。

石榴赞

李同振

蓄势春晖绽迟,
且观入夏烈燃时。
若非秋后来欣赏,
更赞团圆围抱痴。

赞园丁

王文生

世间美景胜天宫,
当赞园丁心血凝。
胸中装着时令表,
明眸关注气温情。
铲除杂草顶骄阳,
搭建暖棚迎朔风。
为绣锦衣人渐瘦,
只求游客笑声浓。

寻梦故里

刘彩英

快乐无关物俭丰,
跳绳踢毽聚黄童。
重来故地觅踪迹,
碧柳垂丝桃正红。



滹沱河畔桃花源 康桂英/作

孝/敬/父/母

关爱老人

LOVE

百善孝为先

老有所依

燕赵老年报广告部

锁起来的父爱

我的父亲是位平凡的农民。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特别爱笑,性格也温和,对我有足够的耐心。

农闲时,他喜欢跟着村里的能人学习制作各种小玩意,多数是为了哄我开心。有一次,父亲跟着隔壁锁匠铺的张爷爷学做锁。张爷爷说锁芯难做,叫他学点别的,可他硬是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每天晚上都在那里琢磨。终于在我生日那天,一把小巧精致的铁锁出现在我面前,光滑的锁面上还雕刻了一只小兔子,那是我最喜欢的动物。我接过礼物的那一刹那,高兴得跳了起来,并说:“爸爸太厉害了,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上了高中后,父亲的好性子就消失不见了。他变得严厉、暴躁、冷酷,动不动就打击我。我曾尝试着与他交流,可他却总是拿出长辈的身份压制我,这也导致我越来越叛逆,总是设法与他作对。

一次期末测验后,父亲被班主任找去谈话了,因为我的数学成绩是全年级倒数。谈话结束后,我跟着他一起回家,一路上我俩没说一句话。一进家门,父亲的怒吼声就响起来:“你要是不想读书了,就回来跟着我种地,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农活都会做了!”“你就知道骂我,就盯着我这次的成绩,你怎么不问问原因?”我不服气地顶撞他。要不是母亲冲过来,紧紧拉着父亲的胳膊,我不

知道那天还会发生什么。

那晚临睡前,我擦着眼泪委屈地和母亲说:“妈,我故意没写大题,就想考差了气他!”母亲拉着我的手长叹了口气,说:“一次考差并不能说明什么,你爸不分青红皂白地说你,确实是他不对。但你要知道,他都是为你好!”那时候,我哪里听得进去母亲的话,光顾着哭了。我觉得父亲早已将那份父爱,随着那把铁锁一起锁了起来。

我去外地上大学那天,是父亲送我去的学校。一切安顿好后,我瞧他嘴唇哆嗦着想对我说些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出口。临走时,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花纹精致的铜锁,说:“丫头,记得把贵重物品锁好了……”说完,他就转身走了。隔着人流,我看到父亲比我印象中苍老了许多。

后来,我做了母亲才渐渐明白,父亲对我的爱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当时不善言辞的他,把那份爱锁在了心里。

顾云/文



海岸暮色

汤青摄于山东青岛